

Machiavelli

我的朋友馬基維利

——佛羅倫斯的興亡

塩野七生 著
沈寶慶 譯



 三民書局



我的

朋友馬基維利

——佛羅倫斯的興亡

塩野七生 著

沈寶慶 譯

WAGATOMO MACHIAVELLI by Nanami Shiono

Copyright © 1995 by Nanami Shio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Sha,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anami Shiono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我的朋友馬基維利：佛羅倫斯的興亡
／塩野七生著；沈寶慶譯，--初版。
--臺北市：三民，民87
面； 公分
ISBN 957-14-2860-4（平裝）

1.馬基維利(Machiavelli, Niccolo,
1469-1527)-學術思想-哲學

143. 12

87005745

網際網路位址 <http://www.sanmin.com.tw>

◎ 我的朋友馬基維利
——佛羅倫斯的興亡

著者 塩野七生

譯者 沈寶慶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電話／二五〇〇六六〇〇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五號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初版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九月

編號 S 57111

基本定價 伍元陸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ISBN 957-14-2860-4（平裝）



序言 桑坦德雷亞的山莊——五百年後

從佛羅倫斯市區到馬基維利寫作《君王論》的山莊所在的桑坦德雷亞有三條路。從佛羅倫斯南面的波塔·羅馬納到格爾佐鄉村的幾公里路程，三條路都是一樣的。沃爾特拉大道從這裡轉向右方，這是第一條路。如果不拐彎徑直向前，就走上了古羅馬大道之一的卡西亞大道。現在這條路仍叫卡西亞大道，但是在古羅馬時代，卡西亞大道並不經由西恩那而是經由阿里佐通向羅馬的。因此，從波塔·羅馬納開始的這條路可能是古代卡西亞大道的一條分支，這是第二條路。

順便說一下，「波塔·羅馬納」意為「通往羅馬的大門」，也就是羅馬門。任何具有修建城牆歷史的城市都有羅馬門，因為「條條大道通羅馬」。

第三條路不同於古代已有的沃爾特拉大道和卡西亞大道，它是進入二十世紀以後修建的。來到左手邊可看見直通卡西亞大道的入口的地方，直角向右轉可看到連接米蘭和羅馬的高速公路，選擇正好位居其間通往西恩那的超級公路就對了。

這條從佛羅倫斯到西恩那間的公路不叫高速公路，這並不是因為它不是國家公路部門所修築的，而是因為這條路上沒有高速公路



所具有的種種服務設施。儘管如此，從佛羅倫斯到西恩那走這條路只需一個多小時，即使沒有加油站等設施，也沒有什麼不方便，況且這條路與高速公路不同，不收路費。

不過，這條路也不是普通的公路，它具備人們稱為超級公路的資格，可雙向行駛，各有兩條車道，幾乎不亞於高速公路。而且，這條路是一家民間企業鋪設的，是總行設在西恩那的蒙特·帕斯基銀行出資修建的。這也可以說是把利潤回饋社會的事業吧！這家銀行創業於馬基維利出生的年代，據說1929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時，也沒有受到絲毫震撼。它的存款客戶主要是托斯卡那地區的農戶，因此能夠頑強地承受這場危機。這第三條路是通往馬基維利山莊最近的一條路。開車進入超級公路後五分鐘，穿過一條隧道，不久右邊就可以看到聖卡西亞諾的路標。從這裡開下超級公路，緩緩地登上田園坡道，再向右轉行駛五百公尺就到了。從距離上來說，這條路與另外兩條路沒有很大的差別，但是跑得快，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如果走卡西亞大道，將沿著溪流行駛，不久就可以看到一座橋。在這裡離開古道，爬上稍微有些陡的坡路最高點，那裡就是桑坦德雷亞了。不過，離開古道後，要穿過北向的森林，因茂密的枝葉遮擋了陽光，和暖的光線很難照射到地面上。如果是冬天時，積雪也很難融化。路又比較陡，如果可以避開的話，最好避開冬季。可是，這條路距離近，從佛羅倫斯市城門到這裡僅僅十公里。

如果從格爾佐的村莊立即向右轉，就走上了稱為維亞·沃爾特拉的沃爾特拉大道。這條路經由沃爾特拉城鎮，直通第勒尼安海，自古以運鹽之路而聞名。離開格爾佐後不久，這條路就變成曲曲折折的坡路，每轉一個彎，眼前就會展現出不同的風光。人們稱為「喬托式」的城堡式古教堂顯得格外美麗。



登上坡頂後，中世紀的教堂看不見了，典型的托斯卡那田園風光映入眼簾，一望無際。托斯卡那地區位於義大利中部，低緩的丘陵，重重疊疊，連綿不斷。走出盆地城市佛羅倫斯的城門，驅車不過五、六分鐘，就可以盡享這片獨具特色的田園風光。

墨綠的絲柏和使人想起雷斯皮基名曲「羅馬之松」有名的傘松，就像是盡情地沐浴和充分吸收了地中海地區的陽光一樣，大片大片的傘松鬱鬱蔥蔥，使人感到一股暖意。托斯卡那可能是傘松生長區的北界吧！在傘松中，夾雜著橄欖樹，清風吹過，翻動著橄欖葉，葉背泛出白色，閃閃發光。傘松和橄欖樹之間是四季景色各異的葡萄園。在稱為科麗納的山崗上，幾乎都有鐘樓作標誌的教堂或修道院，還可以看到建有城牆的山莊。到達那裡的路是很容易找到的——絲柏沿著丘陵的稜線綿延，樹下就是道路。

沃爾特拉大道沿著山脊鋪設，陽光充足，盛夏可能炎熱難耐，但冬天也不會為冰雪攪擾。路兩側平緩的斜坡上全是葡萄園。由於這裡是丘陵地帶，只要排水好，大部分葡萄樹都可以結出鮮美的果實，釀造成上好的葡萄酒。

「堪迪」並不是某釀酒公司的產品名稱。從佛羅倫斯到西恩那之間的丘陵地帶叫作堪迪，所以這裡出產的葡萄酒都叫「堪迪酒」。只不過堪迪酒也有高、低品質之分。堪迪丘陵地帶某特定地區釀造的葡萄酒最好，叫作「堪迪·克拉西科」，意為「古典正宗堪迪」，堪稱上乘。其他地區的葡萄酒全部是普通酒，因使用「天使」商標，也叫「堪迪·普特」意為「天使堪迪」。「堪迪·克拉西科」使用黑色雄雞商標。此外，還有西恩那堪迪，也屬於普通葡萄酒。

沿沃爾特拉大道進入堪迪地區後，首先會看到畫有天使的招牌，說明已經進入堪迪酒的產地。此後不久就可以看到黑色的雄雞招牌，

上面寫道：「您已經來到了堪迪·克拉西科之鄉。」即使在佛羅倫斯和西恩那之間廣闊的堪迪丘陵地帶，上等葡萄酒的產地也更接近佛羅倫斯。

在這一帶擁有山莊說明不僅擁有山莊建築物，而且擁有周圍的葡萄園和橄欖園等等。馬基維利的山莊也不例外。也就是說，馬基維利擁有的葡萄園出產的葡萄酒屬於「上乘」。當然，高、低品質之分最多不過百年，而且，堪迪地區真正開始振興農業也是在佛羅倫斯共和國解體，麥迪奇家族獲得托斯卡那大公的地位之後，而那時馬基維利已經去世半個世紀了。

不過，農產品與工業產品不同，是從一無所有中新創造出來的，這是很難的。振興農業政策能夠奏效也是因為當地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實際上，據馬基維利的同代人教皇廳葡萄酒官員蘭契利奧的記載，當時雖然還沒有堪迪這個名稱，可是，這一帶出產的葡萄酒的品質已經很好了。

另外根據馬基維利的父親記載，1486年，提圖斯·李維斯所著《羅馬史》已交佛羅倫斯裝訂作坊裝訂成書，裝訂費是三瓶紅葡萄酒和一瓶醋。瓶子是裝堪迪酒獨特的酒瓶，下半部用草編包裹，醋是用葡萄酒製成的。如果酒不好，裝訂作坊就會要求用銀幣支付了。用葡萄酒或橄欖代替貨幣並不一定就是貧困的證明。對於那些不要求支付費用的律師，醫生以及孩子學校的老師，贈送自家製造的酒、橄欖油或火腿，至今在佛羅倫斯還是一種正式的付費方式。這在儘管貨幣經濟已經確立，但物物交換仍很盛行的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是一種極為普遍的付費方式。而手提四支瓶子來到裝訂作坊，然後，又把裝訂整齊的皮革或布封面的《羅馬史》夾在腋下，走出作坊的





正是十七歲的馬基維利。

十五年來，我一直有一個疑問，那就是馬基維利能不能喝酒。我瞪大了眼睛查遍他的著作、信件，也沒有看到醉酒或喝酒過量的記載。不過，能喝酒的人也可能不寫這些事。而且，有飯前飲酒習慣的義大利人本來也很少喝醉的。有人說，馬基維利的體質屬於那種不能接受酒精的類型。可是，馬基維利偶爾也曾盡情狂歡，這很難使人相信他是在不喝酒的情況下做出的舉動。另外，他是生在、長在、死在佛羅倫斯的，而他母方的財產——這座山莊別墅恰巧位在優質酒產地的中央。而且，最使人感到疑問的是，在體質上不能接受酒的人怎能創造出那樣冷靜而燃燒的文體來呢？

我對這些疑問似乎毫無解決的可能，留待讀者朋友去進一步推理吧！我接著往下講。

沿著沃爾特拉大道一邊行駛，一邊欣賞田園風光，不一會兒就來到了通向聖卡西亞諾村的轉彎處。從這裡向左轉走不遠，再向左轉，就到了桑坦德雷亞。這條路比走卡西亞大道遠一些，但是，道路沿著山脊修建，沒有陡坡，很平坦，即使坐馬車也不會感到不便。這條路是為當時的大城市佛羅倫斯運送生活必需品食鹽的主要道路，一定是車水馬龍，治安方面也不必過多地擔心。只要不急，人們都會選擇這條既平坦，又能眺望田園風光的道路吧！

現在，三條大道都通公共汽車了，不過，在最近的車站下車後，還必須步行一公里。

桑坦德雷亞很小，恐怕稱不上「村」，但是仍姑且叫它村吧！山坡上有一間小小的教堂，有一家地主的宅院，這就是馬基維利的家，還有一間小酒館，一口井，以及幾間當時佃戶或工匠們住的房



子。這些房屋拘謹地圍住一條小路，小路連接著聖卡西亞諾的村莊和卡西亞大道，僅此而已。五百年後的今天，也不過只增加了一間塞利斯特里家的葡萄酒倉庫。由於馬基維利後代中的一位女子再婚時，嫁到了塞利斯特里伯爵家，因此，這家就繼承了馬基維利山莊及其所屬的田園。現在，他們把馬基維利的側面肖像做成商標，出售葡萄酒，小酒館的招牌上也毫不吃虧地使用了同樣的肖像。那間小酒館是馬基維利生前就有的，現在也出售塞利斯特里釀製，貼有馬基維利商標的葡萄酒，當然是黑色雄雞標籤的上等堪迪酒，算是堪迪地區常見的即產即賣的那類酒。

馬基維利曾寫道，失去工作斷了工資以後，只有靠養雞糊口了。如果他知道子孫中也有如此擅長經營的人，他一定會感到羨慕吧！即使他知道了自己的肖像被用作商標，也一定會愉快地笑起來。然而如果是但丁的話，就會生氣了。不過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連想也沒想要把賣葡萄酒當作營利事業，只有威尼斯人既想到也做到了。他們在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島有組織地生產瑪爾瓦基亞酒，獻給教皇和王公貴族，以此作宣傳，獲得了與今天香檳酒類似的好評，成功地把賣葡萄酒辦成了一項營利事業。馬基維利並不是出生在那種只靠領地的收穫就可以過悠閑自得生活的家庭。他不得不指望工資，不然，就只有去養雞了。

山莊在葡萄酒倉庫和酒館對面，中間隔著一條小路。山莊面向小路的一面是毫無趣味的平面結構。但是，面對庭院的相反一側是立體結構，沿襲了佛羅倫斯近郊維拉的典型建築式樣。站在路邊一眼望去，會使人覺得它作為別墅還是滿漂亮的。可是，如果與沃爾特拉大道邊散佈的堅固城堡結構、華麗的文藝復興樣式的維拉建築



相比，就會坦率地贊成馬基維利說過的話：「我生來貧困」。在義大利語中，只要是環繞城市城牆外修建的獨戶建築，不論豪華、簡陋，一律都稱為「維拉」。

塞利斯特里伯爵家把享有崇高聲譽的祖先馬基維利用作商標可能是感到有愧，也許是純粹出於對天才的敬意。總之，山莊現在已成為馬基維利紀念館，兩翼是後世擴建的，中央還幾乎保持著五百年前的原貌。

入口的門是中世紀式樣，因為防範不測而建得很小。進門後，就是寬敞的客廳。這裡展覽著翻譯成各國文字的馬基維利的著作。

客廳通向各個房間，牆壁也是用厚厚的石塊砌成的。壁爐、石階、左右的窗戶都說明這座山莊是十六世紀以前修建的。二樓可能是用作家人的臥室，三樓在帶有田園的維拉裡，一般都用作農作物的乾燥室。

一樓的一個房間可能是當年馬基維利的書房，裡面有壁爐，曾幫助在夜晚工作的馬基維利抵禦過深夜的嚴寒。

1513年12月10日，馬基維利在這裡寫過一封信。人們認為這是羅馬文學史上最有名、最優美的信之一。信是寫給作為佛羅倫斯政府大使前往羅馬教皇廳赴任的親密友人法蘭西斯科·維托利的：

「……在這裡，我日出而做，伴隨著初升的太陽到森林裡去請人伐木。我在森林裡待上兩個小時，或重新檢查工作，或與伐木工人處理一些事情。這些人啊！不是碰傷了手，就是與伙伴或鄰居爭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出了森林，我便走向泉邊去，只有在那裡，我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總是帶一本書前往，但丁，或佩脫拉克，或是更為輕



鬆的詩人提伯留斯或奧維德的著作，大抵如此。我看他們謳歌熱烈的愛，以及詩人自己的愛，也想起我自己的愛。完全沉浸在回想中。

然後，我回到路上，走進酒館，和旅途中的人談天，問他們國家新發生的事，傾聽他們說出的一些消息，可以知道人們愛好的不同，思想的差異。

一來二去，晚飯的時間就到了。我回到家裡，與家人坐在桌邊，吃著這貧困山莊僅有的財產所允許的飯菜。

吃過飯，我回到酒館裡。這個時辰酒館的常客是賣肉的人，賣麵粉的人和兩個泥水匠。我和他們一起打牌，變成一個無賴，直到這一天結束。紙牌、骰子擲來擲去之間，會出現上千的爭吵，滿口穢語，費盡心機刁難使壞。

由於幾乎每次都賭錢，野蠻的叫聲甚至可以傳到聖卡西亞諾的村莊。這樣，我清除腦中發了霉的陳腐，把怒號投向命運對我的捉弄。我之所以這樣踐踏自己，是要試驗命運之神是否對折磨我仍未感到羞恥。

深夜，我回到家，走進書齋。之前，我脫掉泥水污垢弄髒的日常衣服，換上官服。穿好了「知禮儀」的服裝後，我進入古人所在的古代宮廷，他們親切地迎接我。我開始用餐，那些美味佳肴是專為我準備的，我為此而得生。我並不害羞，與他們交談，詢問他們做各種行為的理由。他們也充滿人性地回答我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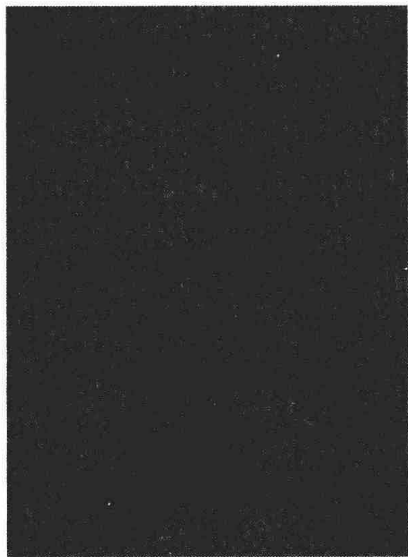
四個小時，我絲毫沒有感到無聊。我忘掉了所有的煩惱，也不再害怕貧困，不再感到死亡的恐怖。我的身體和靈魂全部移居到他們的世界裡。

雖然不是但丁的詩句，但是如果不加以思考、歸納，聽到的事情也不會變成科學。因此，我也試著把與他們的對話整理成一篇小小的論文，題目就叫作《君王論》。我盡可能地探討、分析這一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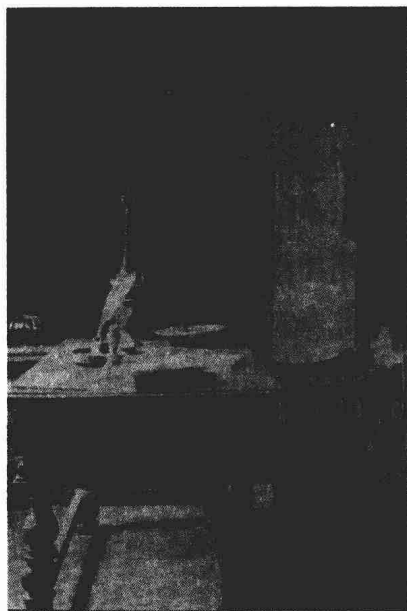
什麼是君王國呢？它有多少類型？怎樣才能獲得、並維持君王國呢？而為什麼它會喪失呢？

我想，縱使你對我過去空想的任何產物都不欣賞，但是，你會喜歡《君王論》的，而且君王們，尤其是那些新興的君王們一定會接受它的。」

壁爐的火在背後燃燒，堅毅的主婦——關懷丈夫的妻子瑪麗埃塔精心設法使壁爐能夠不必投入很多木柴而長時間保持溫暖。雖說



1550年《君王論》封面



山莊書房

是在南歐，但田園的冬天還是嚴峻的，稍有疏忽，石塊建築的房屋就會變成冰窖，冷澈肌膚。而哪怕只要留住些許暖意，住起來還是意外地令人感到舒適。

寫字的桌子一定與山莊的家具相稱，是那種叫作「弗拉梯諾」，以修道院食堂餐桌為原型的簡樸桌子。因為這種桌子不僅簡樸，而且也最適於寫字。桌面是七、八公分厚的木板，一般長二公尺、寬一公尺。桌腿是兩根粗木樁做成的，再用一根又粗又長的木材在桌面下將兩條桌腿固定好。製作的時候是木材的原色，組裝好後，塗上褐色塗料，然後再上一層清漆就完成了。隨著歲月的流逝，桌子逐漸會增添一種深沉的色調和光澤。在托斯卡那地區的名門世家中，這種桌子家家必備，可以說是當地特有的家具。

修道院食堂用的餐桌原型長四公尺、寬五十公分，又窄又長，便於修士們坐成一排用餐。可是放在普通人家裡就很不方便。於是去其長，擴其寬，普及開來。

椅子也許是但丁式折疊椅。雖說是折疊椅，但用結實的粗木材交叉製成，寬大、穩定。扶手安裝得也很自然，靠背、座位處都包上了皮革或厚厚的天鵝絨，坐上去十分舒適。

這種椅子因被稱為但丁式，自十三世紀以來，成了一般的椅子，也是托斯卡那地區特有的家具。十年前，我也曾在古董家具拍賣時看到過一次這種椅子，心想，如果賣五萬日圓，我就買下來。可是，正當我準備舉手時，那張椅子以二十倍的價格起價。我的手一下子就僵住了。

在十六世紀前後的佛羅倫斯及其近郊，人們大抵使用三種椅子。但丁式算第一種，第二種同樣可以折疊，但是十五世紀下半葉的類型，人們稱它是沙弗納羅拉式。這種椅子各部分都是用細木條做成，



坐上去使人感到生硬，木條之間摩擦的聲響讓人心煩，外觀和坐上去的感覺都帶有斯多葛派禁欲主義的味道，因為極易使人連想到十五世紀末指責佛羅倫斯文藝復興潮流，試圖建立神權政治的宗教狂修士沙弗納羅拉，反而讓人覺得古怪。也許適合作為集會場所的椅子吧！

第三種椅子的靠背又直又高，有的帶扶手，有的不帶。不過這種椅子給人一種一板正經的印象，坐上去令人感到拘束。如果用於少數人用餐或開會倒是恰到好處。我看，亞瑟王圓桌周圍擺放的椅子非此莫屬。

經過一番考察後，使人感到當年書齋用的椅子還是但丁式最適合，而且，一定不會為大量使用紅黑兩色尼料做成的佛羅倫斯共和國政府外交官官服的臃腫肥大而發愁。

油燈是在鐵製高腳燈臺上的小鐵盤裡放上油，把燈蕊浸泡在油裡，點燃燈蕊的頭。蠟燭太貴。正因為貴，在中世紀，點燃的蠟燭，有供奉上帝的意義。而油燈燒的是油，不能不產生一種臭味。但是這種油燈很普遍，人們自然會習慣它，不會像我們這些現代人感到討厭。而且，馬基維利在油燈下看到了夢。

貧弱的油燈使書齋沉浸在一片柔和的氛圍裡。馬基維利坐在桌前，眼睛似乎看著房間的某一個角落，又似乎沒看，時而放射出一束強光，嘴邊泛起諷刺的微笑，雙臂支在桌上，雙手托著下巴，久久不動，羽毛筆被丟在一邊。

突然，就像害怕靈感會一去不返，他猛地抓起筆，在紙上飛快地寫起來。當時紙非常貴，人們想也不會想到把寫錯了的紙揉成一團隨手扔掉。馬基維利連紙也很吝嗇，也不換行，小小的字寫滿紙



上，行距也很小。一旦寫起來，羽毛筆就一刻不停，甚至吝惜蘸墨水的時間。不一會兒，筆又不動了。馬基維利的雙手又托起下巴，用他喜歡的話來說，就是「基利比扎來」——再次沉入冥想。

在二樓，妻子瑪麗埃塔與兩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已經進入天真無邪的夢鄉。可是，四十四歲的佛羅倫斯政府原秘書馬基維利的頭腦完全被其他事情占據了。

對於四十四歲的男人來說，解職是一種什麼滋味呢？他不僅為了維持生計，而且，還為了其他的意義而就職。但是，人到四十四歲，突然被趕出了這個職位，那會是一種什麼心情啊！

馬基維利自二十九歲那年春天到四十四歲這一年，作了十五年佛羅倫斯共和國第二秘書處秘書。他喜歡這個職務。儘管他曾抱怨出差費太少，但他衷心熱愛這項工作。他既沒有瀆職，也沒有過失，卻突然被解除了這個職務，因為共和政體瓦解了，過去被趕下臺的麥迪奇家族重掌政權。

禍不單行。第二年馬基維利以參與反麥迪奇陰謀的嫌疑被押入監獄，關了一個半月。鐵窗生活之所以一個半月就結束了，是因為麥迪奇家族的紅衣主教喬凡尼當選為羅馬教皇李奧十世，佛羅倫斯人為第一位本地出生的教皇的誕生欣喜若狂，甚至忘記了擁護還是反對麥迪奇的區別，為慶祝李奧教皇登基而實行了大赦，並不是馬基維利的罪名得以昭雪。

不過，如果只因為這個變故而被解除了秘書職務，馬基維利還是可以繼續住在佛羅倫斯市內的。但是，雖然不是法律處罰，馬基維利不得不自動選擇放逐生活。1513年4月馬基維利四十四歲生日前一個月，他和家人一起來到桑坦德雷亞，被迫過隱居生活。

他給朋友維托利寫信，告訴他寫《君王論》是在這一年的12月10日，隱居生活已進入第八個月。

人們說，逐但丁而有《神曲》。如果馬基維利沒有遭到不幸，也就沒有《君王論》了。的確如此。但是在當事人看來，這是一言難盡的，不能簡單地說逆境出傑作。

但丁與馬基維利相隔二百年，但兩人都是富於創造七首式語言能力的純粹佛羅倫斯之子。如果兩人得知後代對他們的評論，他們一定會迸發使我們這些後代人渾身緊張的言論。不過，兩人都沒有留下這類話。無論是《神曲》，還是《君王論》，作者生前都沒有得到應得的評價。

馬基維利也和但丁一樣，並不是以文人開始人生的。如果以寫作開始人生，一定會銘心刻骨地知道，那實在是一種孤獨的生活方式。

「穿好了『知禮儀』的服裝後，我進入古人所在的古代宮廷，他們親切地迎接我。我開始用餐，那些美味佳肴是專為我準備的，我為此而得生。我並不害羞，與他們交談，詢問他們做各種行為的理由。他們也充滿人性地回答我的問題。

四個小時，我絲毫沒有感到無聊。我忘掉了所有的煩惱，也不再害怕貧困，不再感到死亡的恐怖。我的身體和靈魂全部移居到他們的世界裡。」

這就是寫作的世界。從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人看來，那是一個瘋瘋顛顛、滑稽可笑的虛無世界。



而且，要使「虛」超過實就只有：

「雖不是但丁的詩句，但是如果不加以思考、歸納，聽到的事情也不會變成科學。因此，我也試著把與他們的對話整理成一篇小小的論文，題目就叫作《君王論》。」

於是，「虛」的世界居民完成了任務。其後就必須等待「實」的世界中的居民決定是否採用或如何應用「虛」的世界居民提出的理論。「實」的世界居民就從這裡開始上場。

但是，有時「虛」與「實」會因人、因時而微妙地交織在一起。其實，這可能是最為理想的生活方式。至少喜愛思考的那類人無不夢想進入這種境界。

馬基維利的人生是從作官開始的。梅菲斯特出現在他的面前，迫使他選擇是撰寫古今名著《君王論》，還是作十年官，從事千篇一律的工作？馬基維利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十年宦海生涯。完全脫離現實世界，名副其實過起隱居生活的人手中的著作，與馬基維利著作的區別像一個謎，而解開這個謎的鑰匙可能就藏在這裡吧！

穿過桑坦德雷亞山莊一樓的客廳，就來到了像陽臺一樣的庭院裡。庭院與山莊前的路平行。但是從後面看它要高出一段，因為山莊建在山坡上。這種陽臺式庭院的下面，當年一定作過倉房之類，儲存過農具、以至葡萄酒或橄欖油桶等等。馬、羊、豬、雞也可能養在這裡。而現在，從這以下直到對面的山坡上，全是滿山遍野的葡萄藤。庭院高出一截也可能就是為了眺望優美的風景。

我走出庭院，無意中望了一眼右方。突然，我的胸口像被利器刺中一樣，我感到了肉體的疼痛——從這裡可以看到佛羅倫斯在右